

R
050
677-73

定價：每期三百元，每月一千一百元，每季（三個月）三千二百元，每年一萬二千元。
廣告價目：每行（九字）每行一百二十元，每欄（四十五字）每行五千元，半版一萬五千元，封面三萬元，封面三倍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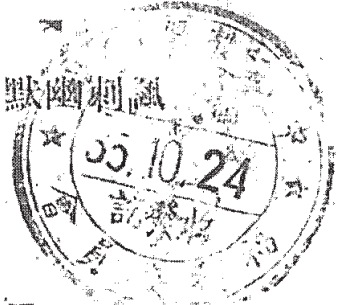
斗下光

發行人 宋一萍
編輯人 王小九
地址：西單南千禧胡同九號
電話：西局二一〇〇號
登記證：暫先發中
記證：在申請中

第一卷·第一期

諷刺幽默短文週刊

每星期三出版



發刊詞

釋名

「追上時代，」「迎頭趕上」為國家為民族而幹文化事業，這是時髦而又偉大的口號，我們自覺慚愧不敢自吹自擂。雖然是老王賣瓜，不過我們既是要幹這麼一個刊物，總不會是無的放矢，也自有其宗旨。我們的宗旨是什麼？這刊物的名字是表現它的宗旨的。

人類是不能單獨生活的，才集聚成一個社會；可是，在這集聚社會生活的人們，又生出好多的事來。這些事擺在大面上固然使人一望而知，蓋在暗

的却常常被人們忽略了。人類的文明越進步，蓋起來的事越多。人們習于慣例，對於擺在大面上的都要嘖嘖咄咄，像有煞介事的來個「破鼓亂搶鐘」。可是對於蓋裏的事，都會裝着不見，也許真因為蓋着看不見。

當初耶穌教一般人點燈點在斗上，我們點燈點在斗下去，引人們的注意到這容易忽略的事上去。

要知道消形隱跡使人看不見的事，我們點燈點在斗下去，引人們的注意到這容易忽略的事上去。

「把這亂緒找到之後，進一步供獻給社會，用解嘲這名字與讀者初見，作為本刊的發刊詞吧！」



（銅版說明）
遊擊隊之母
的兩位女公子
趙理勇理智女
士她們不僅是
皮毛的時代女
性，她們在抗
戰時曾持鎗披
堅和敵寇作過
戰。



銅版說明

這也是她——遊擊隊之母——的一位已犧牲在敵寇鎗蹄下女公子理仁女士請看她的資料的眞是一位巾幗英雄！時代女性們要學她們奮鬥的苦幹！

婦女生活素描

翠峯寺的巡禮

本社女記者 冷

昔日的瓦礫場，今成了莊嚴叢林 她們在念經吃高頭中斷送了青春

也許是 今不如昔

「無事不臨三寶地，如果這句話是真的，那麼這座寺廟，到底爲了什麼？如果這座寺廟，到底爲了什麼？如果這座寺廟，到底爲了什麼？」

真是不巧得很，方丈不在，由另一位和尚自明在招待，他很和藹可親，但面帶愁容，不時嘆息。我坐在沙發上，聽他講着這座寺廟的歷史，聽他講着這座寺廟的歷史，聽他講着這座寺廟的歷史。

從前這裏有五六百人，現在只有三十人。這座寺廟，原來是方丈的住處，現在是僧人的住處。這座寺廟，原來是方丈的住處，現在是僧人的住處。這座寺廟，原來是方丈的住處，現在是僧人的住處。

很簡單

西番蓮

開得正色綠紛紛

二十四明月夜

橋

除了這座寺廟，這裏還有許多其他的寺廟。這些寺廟，有的已經廢棄，有的還在使用。這些寺廟，有的已經廢棄，有的還在使用。這些寺廟，有的已經廢棄，有的還在使用。

這座寺廟，原來是方丈的住處，現在是僧人的住處。這座寺廟，原來是方丈的住處，現在是僧人的住處。這座寺廟，原來是方丈的住處，現在是僧人的住處。

這座寺廟，原來是方丈的住處，現在是僧人的住處。這座寺廟，原來是方丈的住處，現在是僧人的住處。這座寺廟，原來是方丈的住處，現在是僧人的住處。

這座寺廟，原來是方丈的住處，現在是僧人的住處。這座寺廟，原來是方丈的住處，現在是僧人的住處。這座寺廟，原來是方丈的住處，現在是僧人的住處。

都是高頭鹹菜

每兩天就吃一次，高頭鹹菜。每兩天就吃一次，高頭鹹菜。每兩天就吃一次，高頭鹹菜。

兩碗白菜湯麵

在一個碗上發現了。在一個碗上發現了。在一個碗上發現了。

憐可的小

九龍、廣州、香港、澳門、上海、北京、天津、漢口、南京、長沙、重慶、成都、昆明、貴陽、西安、蘭州、西寧、銀川、迪化、哈密、喀什、和田、吐魯番、哈密、喀什、和田、吐魯番、哈密、喀什、和田、吐魯番。

身似菩提樹

心如明鏡台。心如明鏡台。心如明鏡台。

心如明鏡台。心如明鏡台。心如明鏡台。

心如明鏡台。心如明鏡台。心如明鏡台。

心如明鏡台。心如明鏡台。心如明鏡台。

心如明鏡台。心如明鏡台。心如明鏡台。

心如明鏡台。心如明鏡台。心如明鏡台。

心如明鏡台。心如明鏡台。心如明鏡台。

心如明鏡台。心如明鏡台。心如明鏡台。

心如明鏡台。心如明鏡台。心如明鏡台。

由婦女運動想到

中國婦女生活社的組織

揮

在現在的中國而談婦女運動問題，看來好像是「應時當令」，而且婦女學的呼號也很響亮。時，但是，我總覺得這只是吶喊的運動，是無補於實際，再說中國的一切都不到進步和建設，只就中國的婦女界言，奮的婦女們在傳統的封建社會壓榨下，早已甘心屈服一際不敢言，就是有一小部分想擺脫了枷鎖，來奮鬥一下，不過一遇上打擊，她們便會退縮了。新的大部分只在偏僻的享樂上來打主意，對於自己應盡的義務，和自檢耐的弱點，偏不注意，對於自己在抗戰期間，我國婦女固然有一部分對於抗戰工作已竟盡了最大努力，不過，實際上大部分不是沉迷在醉生夢死的生活裏，就是麻木不仁的任人壓迫的鴨不過一口氣來。

勝利來臨，舉國慶祝，婦女界亦不後人；對於這國事業之艱巨，於是有了婦女運動之興起。其意至善，不過總覺得只是喊聲運動，多少是偏於玄想的，不如具體一點，得一比較兌現的東西來實行改善婦女的一切。什麼是兌現的東西？我們要知道過去婦女的生活是離開社會的，是附屬男子的，也就是男子的寄生生活。現在自己已是時代的女性們，又多一半是浮在社會上，並沒有個體生活在社會裏，也就是對於社會上一切應當由婦女負責與辦的事業都沒有着手，也不願盡着手。除了喊聲之外，就是弄個空談不作事的職業，供人訕笑，供人談話。現在我們所談的社會兌現的東西，就是社會上應由女性們負責而切實做去的事業，女性要認爲「貨無旁貨」自己馬上就辦。如婦孺醫院，托兒所，婦女職業班……的社會事業。能個個擔當起這種責任的，現在有中國婦女生活社的組織，這是婦女界的一顆明星，一盞明燈。中國婦女生活社在蔣夫人領導下成立，各大都市相繼成立分社，以改進婦女生活，增進婦女地位充實婦女工作技能，提高婦女服務精神爲宗旨，頗爲正大。

而實際。平津分社由劉超女士負責指導，多收效。劉女士是婦女界先進，是婦女界實行主義者，所以我們想到中國婦女生活社，對之期望無窮。該社能在劉女士指導下，向前邁進，一定會使平津區的婦女界開闊地，而爭得實際的光榮。同時能够算使婦女們得到她們所期望的利益和地位。這是我們所盼望的！並且代向婦女界大聲疾呼：「踴躍參加婦女生活社！」



花果艷乘

今

花果之有關於女子而見於史乘冊籍者頗多，茲選其最趣者錄之如左：
花史載：「鄭榮嘗作金蓮花詩末就，夢一紅裝女子，纏繞與之曰：『爲君潤筆。』」及覺，探懷得花數朵，遂戲呼爲潤筆花。

謝靈運一名賈笑，事出說林：漢武帝與麗娟者壽徵，時花始開，麗娟含笑，帝曰：「此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戲曰：「笑可賈乎？」帝曰：「可」。麗娟奉黃金百斤，以爲賈笑錢。因名壽徵爲賈笑。

秋海棠之來歷，殊覺神怪。採蘭雜志云：「昔有女子，恨人不至，淚溼地，遂生秋海棠，知如結面甚顯，故名斷腸花。」
牡丹有一種名「一捻紅」據齊東野語云：「賈妃勻面，口脂在手，偶印於牡丹花上，來歲花開，瓣上有指甲痕，帝名爲一捻紅。」

可美樂公司 (自製化粧品)

本公司自製各種化粧品一切香水
香水精雪膏牙膏頭油髮粉髮臘俱全
均係採用最新科學方法製造質料
純潔價格低廉

總發行：西交民巷九十八號
電話：(3) 局二八七六
第二工廠：崇文門內五福閣同
十六號
電話：(7) 局二四九四

石榴可以釀酒，李義山詩：「斷無消息石榴紅。」即指此也。花史云：「徐州婦人以安石榴花著釜中，經旬成酒，其味香美。」
夏中枇杷將熟，尚時荔枝亦爲珍果，荔枝與楊貴妃有關，楊貴妃傳云：「楊妃生於蜀，好荔枝，南海荔枝勝蜀，故每曳飛騎以進。蓋貴妃有口臭病，荔枝治口臭。杜牧有詩云：『一騎有風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李雖爲普通之果，亦有醜聞。異聞錄：「天寶中有范陽盧子，下第在東都，春暮游僧舍，有僧誘經，見一青衣，抱一籃櫻桃，因與同餐。携李有半月痕，相傳爲西施瓜印。」竹垞詩有云：「開說地曾一掃，至今額額瓜痕添。」
柑爲珍果，醜聞亦自太真。大輿外傳：「近於宮內，種柑數株，今秋結實百五十顆，乃與江南蜀道所進無別，乃頒賜大臣，又有一合歡實，上爲妃子互持玩，促坐同食。」亦佳話也。



梅蘭芳演過

曾重排海派佳劇「一縷麻」不過其體面而微，因受配角的牽制，譽嫌懸深，只賣二站，那一段反二黃，因此想起關芳當年時裝戲，尚有鄧靈姑，梅首演是劇於青洲園，角色之整齊，為近年所難湊也，晚自飾三小姐鄧靈姑，路三寶二小姐，諸如香大小姐，程繼光二姑爺，姚玉美三姑爺，李壽山反串鄧母，梳小元頭，穿藍女褲，青綢百褶裙，活現一中年老婦，賈洪林鄧員外，衣古銅色皮袍，紅青馬褂，藍綢腰帶，戴瓜皮帽，鑲白小鬚，足登黑片履，眼架大鑲鏡，儼然

自今年端午節過去之後，北平舊劇場業的營業情況，即入於冷落狀態，按往年經驗，每二夏季，因為天氣熱，戲院本身缺乏冷氣設備的緣故，照例在這六、七、八三個月裏，是最不能叫座的月份，但是，一到了八月節，買賣一定好轉起來。即或那些小有名聲的演員，請召不了滿堂觀衆。不過，最低限度，也可以勉強對豐前後台，一切應有的開支。

然而，今年則不然了，由八月節到現在，沒有一家戲院賣過滿座，張君秋一齣最拿手的玉堂春，也僅能叫四百多人，小翠花，奚嘯伯一齣「坐樓殺惜」，也不過四百人。第一流演員，尚且如此，其餘的二三流演員，就可想而知了。

那些男性演員，還可

舊劇營業一落千丈的今日：她們都要作什麼去？

國劇公會應該負責任，當局也應注意

以改行去作別的生活，女者，對於這種生活，將來（所謂坤伶），可感或或者還有擺脫的可能。否則，只圖一時的得過且過。那麼，傷風敗俗的故是幌子，真正維持生活，還要依賴「私生活」收入。如今戲院唱不了，一個個事實上自然不得不走入變像的「賣笑生涯」，結交幾位有錢的老爺，陪陪吃吃玩玩，全家生活，即能藉此得以溫飽，一般頭腦清楚，而交際手腕靈活

正好賣弄打算請來趨上海走走，機會相當，只要條件待遇合適，恐怕不成問題。

至於鬻長髮，年結太老了，七十多歲的老頭兒，實在再也受不了梳梳的



老蕭不去上海

楊盛春又「走」好運

梅蘭芳終於在上海戲迷熱烈希望中，將要出演了，最近上海劇業狀況，也和北平差不多，幾家大戲院老板們個個帶團了，眼晴，在等著梅博士出演，也好還還賠賬。

遠途勞累了，何況他還要聘女兒。

倘若這次梅蘭芳的營業，也不能獲利的話，那麼，梨園行的這碗飯，可就是沒有什麼吃頭了。

童芷苓身高大體 不是就喜歡男人

現在只要一談起童芷苓來，不論男女的，沒有一個人不伸出大拇指，稱讚他倆一句：「還是人家行！」

論說：南北皆知。魏收一唱一天戲，就存十萬左右的進項。尤其是童芷苓，比其慧慧還進一步的懂得生財之道，雖然她身軀高大，外表看去，像很「那」似的。然而，她的知識，如今還未開發，就是喜歡男人，說說笑笑，打打鬧鬧則有，談到別的，滿不往心裏去！

所以，坤伶中，沒有結婚打算的，現在只有她一個人！

長安戲院改演電影

北平長安戲院因舊劇營業不佳，老板均告休演的緣故，自十月十一日起，已將日場改演國產影片了，該院此次改演電影，條件已在美訂購最新出品，十月初即可到平更換。

至於夜場，仍照舊演，梨園不景氣的證明，則將全部改演電影矣！

歡迎批評

歡迎訂閱

歡迎投稿

的鄧震姑

一富紳模樣，可憐之舅父，形容小人態度，刻畫入神，慈瑞泉二和尚，則二度大和尚，羅文奎小和尚，高四保家人老福。劉景然之吳員外，董蕙斌媒婆，俞振亭軍官，統領，蓮月亭，張增明，關嵐亭，朱湘泉，羅景崑，楊長喜，侯春開，張勇，范寶亭，高永峯，朱德山，劉順奎，鮑順義，劉鳳奎，傅小山，岳春林，張春山，田春霖土匪，第一場匪兵交紛一幕，不亞於鐵公雞，用真刀真槍，俞五之軍官，等於張蕙祥。與范寶亭刀對槍，極火熾熱鬧，驚險令人拍案叫絕。

俞楊兩派已成絕影

小樓有子難繼其業

俞派幹脈亦成絕作

楊小樓為老俞毛包之舅張老教授，張老雖無及門弟子，且屬戲齡義子，孫籍名，而劇學淵博，凡老程玉山大老板之得意門徒，派別雖不同，而藝術傳神，同氣連枝，義如手足，所學之劇有異曲同工之妙，故小樓投師俞門。以繼其師之技，並取法其父遺傳，故成爲一代宗匠，振亭雖老俞之子，而不爲潤仙所鍾愛，以其材不逮小樓，恨鐵不成鋼也，故俞振亭之藝，完全受自其

誠爲梅派時裝演之最時髦最新穎之作。不過關芝在此戲中，唱工並不多，只在裝瘋一場，學字字聲反調一段，曲折感傷，極爲顯曲者所歡迎，所謂唱雖少在情不在多，也故的輕繼先飾二姑爺梁頭來購，優氣十足，活畫一涉世不久的一個儒生，路三寶二小姐活潑爽快，軍備裝不慕浮華，與其未婚夫携手而逃，不

夫人，互相對白，感人至深，能使台下聆其語至於落淚者，其藝之佳，非枯墨所能形容，況抑筆更難盡於萬一，凡聆過楊王合演斯劇者，定有深刻印象，以實在而言，小樓此劇確在老俞之上，細膩傳神非僅以武功見長也，俞五金錢豹，聽陽樓，拿飛龍，水簾洞，鬧昆陽，玉州廟則較小樓好，挑華車，冀州城，鐵龍山而稱勝於振亭，至晉陽宮共分四本，本係老俞平生最得意之作，小樓只學得二本，舉腳門力等處，全以武戲，夫人，互相對白，感人至深，能使台下聆其語至於落淚者，其藝之佳，非枯墨所能形容，況抑筆更難盡於萬一，凡聆過楊王合演斯劇者，定有深刻印象，以實在而言，小樓此劇確在老俞之上，細膩傳神非僅以武功見長也，俞五金錢豹，聽陽樓，拿飛龍，水簾洞，鬧昆陽，玉州廟則較小樓好，挑華車，冀州城，鐵龍山而稱勝於振亭，至晉陽宮共分四本，本係老俞平生最得意之作，小樓只學得二本，舉腳門力等處，全以武戲，

能以私奔而讓之。

大姑身雖居婦，而性放蕩，致與僧人結善緣，一日正與和尚商會以家人來搜尋二小姐，無處藏身，急中智生，竟將和尚藏於衣箱內，家人以爲內中有人，不暇細看，即將箱子抬走，大姑知已肇事，只好潛逃無跡，可見雖屬同胞姐妹，而性質懸殊，一龍生九種，種種有別，斯語誠不謬也。



俞振亭

短篇文選

戰場訪子 (一位在軍中服務的美國作家，報告他在前線與作戰中的兒子見面的經過。)

這位頗長的士兵和我，站在德國邊境陰暗積雪的樹林中，在我們下面森林的那邊看不見的地方，有一團著名的美軍，正在一條凍結的河流對岸攻擊德軍，在南方龍丁丁凸出的地方大砲向河谷地帶怒轟。學校的後門掩蔽着，使敵人看不見，傳令兵倉忙的進進出出，使這後門不斷地開開關關，啊作聲，後門每次開的時候，有一道淡黃色的燈光，應在污穢的牆上。在我們後面的小山背上，有一列看不見的運軍火的大卡車轟轟的開過去，所運的是當夜需要的一〇五和一五五的大砲。我們也聽得見運載傷兵的救護車，從包紮站喘着氣開上坡的聲音。

德軍八十八口徑的大砲，拋了那枚砲彈降落我們左面的深谷中。我一定是嚇了一跳的，因為那位青年的兵士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表示不要緊的意思。

他說：「爹，沒關係，它們會來得更近得多哩。」這位士兵是我的兒子。他年十九歲，已經是經驗豐富的戰士了，他在幾小時以前才離開前線；幾小時後他又回到他的崗位上去了。他是我的兒子，但是他跟你的兒子也沒有甚麼兩樣。因此我才寫這篇文章。我的軍事任務使我到我的兒子在打仗的前線來幾小時，因此我願意把我的驕傲和焦慮，快樂和痛苦，以及我從前線所帶回來的印象寫出來，給所有做父親的人看。

那晚上，根本就沒有時間可以回答我所積聚的一切問題。這孩子的裝備和訓練如何？他最需要的是什麼？他未來的計劃如何？戰爭使他改變了嗎？這孩子看起來是很不錯的樣子，剛毅，能幹，機警，比我最後看見他時稍瘦一點。我相信他是長高了一點。他總是站得比以前直了。他的步槍架在他的肩上，好像是他身體的一部份。他是跑得很快的，臉上刷得光。他沒戴短髮，是平戴的。他不是一個列隊受檢閱的兵，而是前線上的步兵。

他裏面穿著一件羊毛內衫，一件羊手襪衫，兩件絨線衫，外面單一件外套，他穿兩條褲子，兩雙襪子，一雙鞋。他完全不像是軍校的学生。可是那白，現地的森林也不是閑兵場。

六個月前的一天晚上，我向這孩子說再會。我們把這臨別時刻，弄得熱鬧歡樂。可是現在再也看不出他的歡樂了。他是非常嚴肅的，他雙腳叉開，站在那兒，頭向前俯，他給我的印象，是一直在傾聽我所聽不到的聲音。好兵是都有這種小心謹慎的習慣的。這孩子，跟你的孩子一樣，有現代青年的獨立，研究的思想；跟你的孩子一樣，有現代青年的獨立，研究，探索的思想。這孩子現在在想甚麼呢？

那天晚上他並不在想四大自由。他並沒想到戰後更好更快樂的世界。他甚至並不在為自己計劃甚麼。在後方，人們也許能夠做這些事。在這嚴寒的森林中，這孩子所想的祇是怎樣維持他自己和他的朋友的性命，以及怎樣殺傷敵人。

他曾與德國人狹路相逢，並不是由早報的標題上看到德國人，他覺得德國人是剛強，堅決，和技術高超的兵。他跟他所有的同伴一樣，痛恨他們，好像有私人仇恨的。他因他們的狡猾和殘暴而痛恨他們，他因他在法國的公路旁所看到的死難民而恨他們，他因那些死的小市鎮而恨他們。他因他們在他自己的朋友身上所做的事而恨他們。上一個月，他的隊伍曾遭過很大的打擊，他的好朋友和另外一個被打死了，另外有六個人受傷。要是他和他的同伴在和平的問題，有所主張的話，那麼這個和平絕對不是軟弱的和平了。

大砲朝南轟着，一輛救護車在山的斜坡上呼着。「抽煙嗎？」這孩子拿出一盒K字軍營中的每包四支的香煙來。可是當他看見我自有香煙的時候，他趕快把自己的收起來。「謝謝。」『我要把我的省下來。』

他問道：「家裏怎樣呢？」我把想得到的事情仔細告訴他。接着他問道：「巴勃怎樣了呢？」

巴勃是他的狗的名字。我告訴他巴勃很好。我說：「那天在戰場裏的埃特把牠放在砲架上稍休息一下，被牠咬了一口。」在那一小時中，祇有這一次我聽見這孩子笑。接着他停止發笑了。當你的戰區中的救護車更在喘着氣開上前的時候，要笑是很難的，我換了話題。

「你們的隊伍怎樣呢？」「好極了。是全軍中最好的一團。你知道我們在諾曼第登陸以來的紀錄嗎？你知道我們非洲作戰以來的紀錄嗎？起先作戰的那些沒幾個月在的，而且他們也顯得疲倦了。可是他們曉得怎樣盡力去奮，你可以很快地向他們學習。爹，你想想大戰事會延長多久呢？」

「沒有人能猜得出。」「唔，我曉得下次的聖誕節我們無論如何我們不會再跟德國人作戰了。」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猜近七月四日的時候，我們可以把這一仗打完了。那是我們大家所希望的。要是我們有更多的軍火，大砲，許多一百五十五口徑的……」

「要是你們有現在兩倍的軍火呢？」「噢？我們自然要更多的軍火。聽見軍火運過去的聲音，就覺得安慰了。我們永不會滿足的。」

我問他吃的情形。他回答說，好極了。在前線每天有的時候我吃得每天一頓就夠了。把出爐蒸氣的餅子一直帶到狐洞裏去，也頗受一些傷亡的。其實有一袋我們是可以用作軍糧代替的。」

我問他所讀的是甚麼東西。他說沒有時間讀。他對於從國內來的幾本雜誌覺得不痛快。「那些廣告是很惡的。特別是那些圖畫，大家看了以後，都覺得不開心。戰爭的圖畫都美化了。『沒有爛泥。沒有臭味。祇有英勇氣』這道給國內的人民一種錯誤的概念。」他也不喜歡國內無線電廣播。除了勝利的消息以外，還有旁的。他親自看到勝利大小的代價。我這樣子看到了戰爭的結果，不是看到城市被佔領，而是看到士兵的死傷。他完全不喜歡無線電裏那種輕而易舉的聲調。

他又拿了一支我的香煙，我在繁燦爛的火光中注視他的臉——照他十九歲的年齡看來，是頗老的，他聰明，警覺，可是祇定而堅決，我感覺他對於那些瑣屑的問題是不發生興趣的。政府與工人的爭執，配給，書籍，戲劇，歌曲，這一切是屬於另外一個世界了。他的頭腦集中在這一條狹窄的森林地帶，以及對河德國兵。

「我們得把他們打出那區地帶。」他指東方說。「那是我們下一次的任務。這是相當艱苦的。」他提到醫院裏那些孤好的烈士，在砲火下工作着的救護隊。他說：「在我看來，他們是真正英雄。」他就有這一次用「英雄」這字眼。他提到他已經兩個月沒有領到薪水了，可是，謝謝，他並不需要錢。他談到草紙，他說草紙跟軍糧一起來，真是設想週到。至於他的步槍和鞋子，是重要不過的東西。

接着他再問道：我想戰爭會延長多久？戰事結束以後，軍隊要直接運到太平洋去，還是半路可以回家呢？我們幾時才會有「復仇炸彈」可以向敵人放射呢？司令部的門開了，一個年輕的軍官喊道：「時候到了，可以定了。」我的兒子把步槍提高一點。他站了一會，像一根槍桿一樣，然後伸出手來。

他說：「爹，晚安。家裏見。」我回答道：「當然，家裏見。孩子的晚安」他行了軍禮，轉身步入黑暗中，向那小山谷走去，在那裏，他的隊伍正隔著凍結的河流在和德國人作戰。

春風化雨

(一) 小 的

在一個三面環山，一面臨水的縣城裏，通衢一條很長的大街，大石頭的馬路，帶着古香古色。站在城牆上，遠望着衙門外的山麓，青澗流澗，繞着那古代的城樓，頗有畫意。俯視北門外的大河，張着許多的白帆，樁桅如林，那遠處的扁舟，就像幾張落葉，飄在水面。西邊却是層巒疊翠，一碧無際的小峯。

城的東南角，有個最高學府，是一個廟改造的，紅色的牆，又刷了一層白灰，正殿配殿都改了教室，旗桿懸着國旗，和尚不知那裏去了，換來一批學生。

學生的程度，和他們的年齡一樣的不同，有的相差懸殊，而劣的總歸多數。這原因是學校初立才三年，在鄉間招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尤其是大一點的學生，差不多都去作事或賣力氣掙錢去了。誰還來念書？所以學校不管理程度如何，是個學生就要，因此學生非常複雜了。

學校是官立的，不但不收學費，而且還管宿膳，於是學校招生那天，竟會造成空前未有之盛況。有的沒有事作，家裏貧寒，來投學校，先有飯吃，管他念書不念書呢？有的在市上住慣了，曾經作過機關的小職員，現在沒事，又不願意回家，遂投到學校，暫且安身。

有的因為學校裏有女生，可以潤潤潤潤枯寂的生活，當真也許戀愛一個，要來作小太太，也倒不錯，所以學生特別的踴躍了。

這一羣作了多年的職員老爺們，把書本早已拋掉，並且那時書本與這時書本又不相合，考試的時候，一個個搔首撚腮，焦急萬狀，而又必須考的上，這把題目扔到窗外去，窗外早有應援，應援的比考試的還多。答完又往裏扔，若流星然。有的公然噴嚏，共致打起架來，打得頭破血流。結果，老實的都沒考上，誰到學校裏的，多半是愚方不堪的了。

學生都到一塊兒，這學校之難以管理，也就可想而知。而一切建設，不是因陋就簡，而是因簡就陋了。籃球場只有一個籃子，校長說得很好：「一個籃子也是投，兩個籃子也是投；一個籃子還省得來回跑呢。」

禮堂和食堂併在一起，到「食」的時候就是食堂，到「禮」的時候就是禮堂。裏面擺了許多板凳，這板凳大概是屬於禮堂的，因為學生們吃飯，永遠站着，站着吃大概是助消化。

為了伙食問題，學校當局和學生還起了一次大風波，幾乎衝突起來。因為學校以為伙食應歸學校辦，這裏多少能賺一筆錢，入校長的腰包。可是學生們非爭自己辦不可，也就是不願意這筆錢叫校長賺了去。到底是當過職員老爺的得道個，他們的理由說：「這不是干預學校行政，而是學生自己的錢自己辦。」

「相持許久，還是學生佔了上風，因為學生竟要選送校長。校長一想：少賺一筆就少賺一筆吧，到底還是位位要緊的，風潮算是平靜下來。

學生辦的火食，比學校辦的還儉省，每天只吃高頭饅頭，月底合算起來，有人從火食裏，還省出不少錢來，這剩出來的錢，能夠作個大街，或是跟妓女睡一回覺。

學生對於婦女，都不外行，可是十個有八個長上楊梅大瘡，要是排隊走起路來，步伐都無法整齊。有的不嫻妓，而去抽大烟，一抽上大烟，就不能按時上課了，老是頭天晚上住在烟館，第二天來上課，則非常有精神，和先生故意搗搗亂什麼的，特別濺潑活潑，將將傷午，漸漸纏上來，可就不成了，兩隻眼睛紅紅的，都要睜不開，連打哈欠，也沒有精神問先生，看書也看不見，根本書就沒有帶着，昨天丟在烟館裏了。所以不帶下課便溜了出來。——溜出來還算好一點的，乾脆就走了出來，教員連管也不敢管，所以點過名一看，教室裏就剩了四五個人了。這四五個人倒不是用功的，而是出來沒地方去，還不知在教習裏看小說。

暑假後開學不久，有一班春季始業的學生，便準備着來假前畢業考試了。學生整天到烟館裏賭，功課如何記得？到了這時，學生不但要求限制賭博，並且乾脆跟教員說，當場准許查書明抄，不然一齊交白卷，給先生難堪。先生這回很客氣的說：

「拿書抄也沒有關係，不過敢說這大畢業考試是很嚴厲的，省裏教育廳方面，非常注意，已竟打電報來，全縣立高小校長，和教育局長，到校監考，同時師部派員也來，你們想拿書大抄，恐怕辦不到。誰抄書叫人犯下來，報告廳裏。」

(未完)

永豐金店 地址：前外廊房三條 電話：三局〇四三三號

收售金銀飾品 專門技師精做
珠寶鑲嵌 各色新穎玲瓏
歡迎參觀比較

遊擊隊之母

小 小 撰



前引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義民紛紛組織武裝遊擊隊以抗日寇；雖不能殲盡小醜，而敵寇之損失甚重；且使之瞻顧小後，永無安枕之時，於抗戰之成功，殊多助力。惟道溯遊擊隊之創始，當推遊擊隊之母——趙老太太。

趙老太太之名，不僅國內皆知，抑且遠播南洋，震懾敵寇！在渝時蔣夫人親與授勳，其光榮燦爛抗戰之功績，與夫毀家殺身成仁之壯烈，誠有可歌可泣者。筆者久慕此老之名，幸於故都得晤其人，且蒙不憚勞疲，為述抗戰之始末，筆而記之，原擬為之傳。第以瑣事冗煩，久未執筆。會本刊問世，爰將此老抗戰之事實，撰為說部，以與讀者相見，亦亦欲以此老以巾幗而為民族英雄之意，願冀家戶曉，以鼓舞我全民也。聊資數言，權作前引。

一、毀家紓難

「一夜通雙歲，五更分二年。」這是傳統習慣永沒有改變的舊曆除夕，尤其是在偏僻的農村，更認為這舊曆的除夕元且是非常應當重視的節令。不管什麼時候，他們也要過過這個可以慶祝的節。雖然是國破家亡的九一八之後。不過，多數的人們都是含着淚忍痛痛來作這無味的點綴，很少真正快活痛痛頌慶！

「噹，噹：刺肉割的刀板之聲特別的響，由它震山價的響聲中，傳出用每個人心中的憤恨，在咬着牙用力割那肉筒，權將那肉筒作了仇敵的頭顱。這並不是過甚的形容描寫，只是受過敵寇蹂躪的人們，誰也有這種經驗。

東北的安東岫岩縣，雖然僻處邊隅，但是在甲午之戰和日俄之戰時，它曾兩度受了砲火的摧殘，那裏的老百姓在五十歲以上的，都能追憶起數十年前的創傷，而有亡國之感！

趙家在岫岩是比較族人衆多的一戶，遊擊隊之母——趙老太太——也就是這族內傑出的一位巾幗英雄。她有巨萬的現銀貨幣，有肥沃的田地，有堅固壯實的房舍，有整圈的牛羊，成羣的鷄豕；更有親切的孝順的身才和女孩。如果不是岫岩縣淪陷在敵寇鐵蹄之下，她們是怎樣快樂光明的家庭？可是，不幸的禍事，已竟降臨在趙家那可愛的家鄉。

除夕的夜雖然長的，人們都恐怕它短，一到曙色朦朧，便會使人感到地歲的恐怖和惆悵！

趙老太太之子——趙了同學苗可秀由故都回到岫岩的那天，正是除夕的黃昏。他們倆都懷着一顆志忑的心，拖着沉重的身體，敲開了院門。

小弟小妹身上的新衣，和她們嗚呼——哥哥——快樂降臨，都像很銳利的刀鋒刺入他們的心中！他們一樣也是有感情的人，爲了什麼有這種反常的感觸？「噢！天眞爛漫的心靈裏，還以為這是太平歲月，可慶祝歡樂的新年？」這是他們感觸的原因。既不能斥責那天真爛漫的弟、妹，又不得不苦笑着撫慰她們，只好把漲滿了眼眶的熱淚，倒流到肚子裏。

「媽！我們回來過年，你的身體好吧！」
「噢！我不願意你們回來過年，這過年有什麼可過的？有孩子們不得不點綴一下。」
母親是很坦白的啓示給他們，他們倆彼此對看了一眼，覺得已經商量好了的主義可以向前親請求了。

「媽！我們不是爲過年回家，是……是要求你老人家幫我們的忙！」
「什麼事？要我老太太幫忙。難道你們……」
「媽！你老人家不要猜疑我們有什麼不好的事，我們因爲……」趙伯伯抬起頭來向外望了望，才又繼續說下去：

「我們看這東北半壁的河山已經變色，大好的家鄉都歸在敵人的鐵蹄之下，實在覺得痛心！所以我們想回來組織武裝抗戰隊，要把敵人驅逐出東北，奉回我們的家鄉來。不過，我們的力量太薄弱，想求媽幫我們的忙！」
「我一個老太婆又沒有受過教育，能幫你們什麼忙？你們的志向我倒很贊成！只是……」

「伯母！我們求你幫忙的重要在經濟上。你老人家肯不肯？」苗可秀是個急性人，他不再再遲延着不說，這樣真誠熱烈的懇求着遊擊隊之師。他並不想這件事能否使她應允。

「可以，是可以的，不過，你們要知道：我家裏的生活很快樂，如果我要拋棄了這快樂的家庭去抗戰，在大義上我當然不能不去，也不敢不去，不過，我覺到你們青年人總是一時的熱血沸騰，一旦遇上危險危險，就害怕退步快心的話，還不如不冒這股熱氣。」

「伯母；你請放心！我們雖然是青年人，我們有鐵一般的意志，絕不會中途而退，只有向前絕無退後。請伯母幫我們一切，我們誓必殺盡敵寇方休。」苗可秀很堅決果斷的說。

「媽！你的兒子雖不是岳武穆，可是他有岳武穆的心腸，我只願你老人家作了岳母，我就是犧牲了一切也甘心！」趙伯伯也是這樣慷慨激昂的說。

「好吧！你們既然有這樣堅定的意志，我馬上就可以幫你們去作。現在就由我們家裏組織起來，我有五萬現洋，先給你們拿去買槍械子彈。至於你們怎麼組織？用什麼方法去抗敵？我雖然不大懂，也可以給你們參加一點意見。」

連俊俊是大哥，理仁是大哥，因爲二弟發起抗戰組織，也都很有勇氣參加。者太太自動的作了他們軍中的參謀，愛惜情報責任者。在這個除夕的深夜他們定了一切的計畫，便隨了萬象更新的元旦成立了遊擊隊。

朔風怒吼，積雪難消，這是邊塞特有的景物。天氣雖然冷的滴水成冰。但是，在他們——遊擊隊——每一個人的心中，都因爲熱血沸騰，足以抵抗了這嚴酷的風雪。
(未完)



專情著

一回

追憶悲終身風塵墮落

天上的晨星，閃閃爍爍，它那餘光，一顆顆也知道它們的壽命不久，便會消滅。可憐的星兒！雖然在這曙後的一刹那間，仍然還能夠揮霍着，發揮它的光亮。它似乎和那淨扎在末路的人們，具有同樣的思想。雖然，這時候是一個酷暑盛夏之天，可是在這晨星熾盛之中，一陣陣的微風吹來，還比較不十分炎熱。嗚嗚的汽笛——工廠的汽笛——一聲一聲的隨着微風，吹送到那晨與最早勞動者耳中；催促着他和她們，即刻走上生活之路。黃誠是一個四十多歲半老的工人，他的妻早已與世長辭；只剩下他和他的兩個女兒——婉芬、婉珠——他的日常生活，是艱與困在時代的輪軸之下，工作不止，而他所得的報酬，不過每天六角大洋，咳！六角錢雖然不多，可是還有那希望六角而不可得的，所以那黃誠他極安貧知命，雖然在那酷暑的天氣，他仍然趁着微風清爽之際，隨着大家，亦赴工廠；工作他照例的工作。當他到了工廠之後，他的女兒——婉芬、婉珠——也就起床。婉珠在起床之後，料事梳洗，便拿起針線來，拚命的給他人作嫁紗。婉芬時常的笑着道：「妹妹！你每天總是這樣拚命的做活計，做一年你能做多少錢來？也不夠給你買襪子的，還是何苦！」婉珠聽了他這話，微暈了雙頰，含着笑用很柔和的腔調回答道：「爸爸老了；我着他每天照常去工作，委實可憐！我們又不是男孩子，可以替他勞動去；但是女孩家也要想點辦法，來幫助爸爸。姐姐的身體又不很好，只有妹妹一個人若再不想法子，來幫助爸爸，好幾個錢咱們家裏更不好維持了。雖然爸爸每月有二十來元的收入，可是這都市的生活程度這樣高，怎麼能維持？況且生活程度一

天比一天漸漸增高，而勞動的工資並不是和生活程度同時增長的。這這有與的工資，維持這漸漸增高的生活，這是多麼可慮的！再說爸爸老了，工作的期限，一年比一年減，我們不能不預事慮一下。我一天雖然掙不了多少錢，若是日久了，集腋成裘，也可以積攢下一點。姐姐！你不要怕妹妹過於勞動了，我閒着也沒有事做，倒覺得不舒服」。他這種溫和而合於理智的話，使婉芬聽了，也自慚愧！不過他當時紅了臉，反倒用一種譏諷的口吻說她道：「約！姑奶奶算了吧！真是和表兄弟好，便能像梁的你也這般道學先生樣子了。一張口便是之乎者也，我可不懂那套。我不過是看你一天價拚命似的，太累了！所以我勸你休息休息。你既是願意那樣幹，你就拚你的命去，我不管不攔你呢？」她那嘴一撇，便自對鏡理妝，輕勻粉面，巧梳雲鬢，修飾得花嬌柳媚之後，便去到門前一站，或是到鄰舍的沈家去閒坐。到了快吃午飯了，婉珠已經把飯燒好，她才跑了回來吃飯。黃誠因為工廠給留的吃午飯時間太短，不能跑回來吃，只有她們姊妹兩個同吃。午飯之後，婉芬依然不在家裏；非到夕陽西下，工廠的汽笛放城着，她才叫了起來，她才回到家裏來。她姊妹兩個，和她們的表兄弟范君，有時候來了，勸她兩句，她便會搶白她們一頓，仍然是她行她事。婉珠深恐老父知道她這要生氣的，便替她請罪，不敢讓黃誠知道。但是，這樣日久久了，婉芬的胆愈大了。有一天她到沈家和幾個人賭錢，晚飯都吃完了，她父親已經由工廠回來，她還在呼盧喝雉，賭興正旺的時候。黃誠問她那裏去了？婉珠忙忙地掩飾道：「姐姐剛被東院沈大娘請去裁衣服，我去找她回來。」黃誠呼一聲說：「一個姑娘家總愛

往外跑，我嚇嚇過幾幾回，她總不肯聽，沈家是什麼好人，又跑到她家去了，快叫她回來吃飯！」婉珠苦着脸忙跑到沈家去叫婉芬；婉芬正在賭得高興，見她妹妹來叫她，不由得嘆氣道：「又這命似的叫我可幹那麼？我非離開這個家，不用想能夠痛快，真討厭死了！」沈家的女兒瑞雲也道：「馮大姐這樣人，甚麼事都的地方沒有啊？趁早和黃大叔說，找一個牛兒，倒比這強的多。」婉芬笑着道：「沈家也笑八道，一個丫頭家，滿嘴說的是甚麼？」沈家也笑道：「黃大姑娘你不要聽你妹妹是瞎說，你那天看見那個姓陳的少爺，人也漂亮，家裏還有錢。他那天看見了你之後，總和我說，誇你生得太美麗了！那個人可真不錯，大家……」她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婉珠早向婉芬道：「姐姐別玩了，爸爸等着你吃飯呢。他在工廠做了一天工，肚子想是早餓了；你這時還叫他等着，他又該急了，你快回去吃飯吧！」婉芬厚了一聲道：「你走吧！我就回去。」婉珠不肯自己回去，仍然在那裏站着等她。婉芬門完那把牌，才笑嘻嘻的隨她妹妹回家。一進門她父親便問了一聲問道：「你又跑到那裏去了？沈家是什麼好人，你總愛上她家去？以後不許你去了。」婉芬把嘴一撇道：「那老說人家不是好人，人家每天吃的喝的穿的戴的，全比我們家裏好。人家瑞雲妹妹穿的是多麼好的衣服，家常都是綢緞，我們比人家好在那裏呀？」黃誠聽了這話，氣的喘了一聲道：「你這孩子太糊塗了，衣服穿的好，未必是好人，穿的窮未必是不好人。只要我們人格保持的住，穿破一點那算什麼恥辱？你總和他們學，還那學得出好來嗎？你要知道，你爸爸不過是一個工人，每天用血汗換來的錢，不能學那瑞雲學去。」婉芬見她父親越說越有氣，她不敢再分辯了，只有暗自氣憤不服；婉珠又勸她姐姐一番。但是富子種性的綢緞粉飾，底蘊是不容易拋出惡。婉珠雖然這這勸，婉芬總在腳裏裏的，只那那金珠綉線，還有兩天不到沈家去，就覺得心中十分煩悶。第二天下午她在門口站立，便向她笑了，點了點頭，暗示她叫她到她家去。

(未完)

編後話

記者

這便不大滿意而又敷衍的刊物，在今年春季我就有這種預計，但是，因為種種的原因，未能很順利的實現了，直到最近的半月前才具體的着手。

在初着手時本來選集了比較多一點的朋友，想共同合作，可是等到開始來作的那天十天前，就有幾位臨陣脫逃的了。他（她）們脫逃的原因沒有什麼，第一認為北平的刊物太多，我們辦的未必就能超過人家去，同時將來的經濟也未必能有鞏固的基礎。到了一星期前只剩了幾位朋友，我們不能不竭盡全力來幹，不過，不論怎樣努力，限於力的薄弱，弄出來看了感不大滿意。

但是，在我們艱難締造過幼小的芽苗之時，確已盡了最大努力，雖然不大滿意，要說也還有比較可以看的幾篇東西。今後我們預備更盡力的向上提高，希望使讀者稱慰！

本期關於性的東西和婦女的問題是多的，本來現在北平的刊物，不是太嚴肅的像冷水一樣，便是黃色挑逗圍而不避，的既不致自稱清高，也不致純講生意經，所以才用強性的東西，以趣味供獻給讀者。

下期我們要添開「解答」一欄，舉凡社會家庭以及個人的問題，來函必答，只是對於政治的問題，我們暫時就避不談，讀者有所問可函寄本報編輯部。另外再開「週經濟」一欄，對於一週來的經濟狀況以及法落的原因詳加討論。再有社會服務部也在下期籌備，希望讀者盡量供給意見，以求改善，這就是本刊所期望的了。

真光

時間
二時半 五時半 八時半

全部板艷華麗七彩巨片

出水芙蓉

水中花樣

窮極豪華

歌舞美妙

盡情歡騰

時間
二時半 五時半 八時半

艷麗五彩

桃樂賽蘭瑪

南海湖美人魚

南海驚險
滑稽巨片
彩虹島

斷頭台上，裝神作鬼，
雷風吃醋，兩雄對刀，
草塘如鏡，美人春浴，
火燒活人，激烈凶殺。

蟾宮

時間
一時半 四時 七時半

周曼旋主演

七重天

胞弟無情

紅顏賣笑

小侄有意

白髮主婚

時間
一時半 四時 七時半

泰山勇霸

沙漠

勇武絕倫
野獸成羣

